

中国现代

小说

名家名作原版库

超人

冰心
著

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I2

· 中国现代小说名家名作原版库 ·

超人

● 冰 心

据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三年初版排印

中国文联出版公司

序

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端始于五四。

所谓现代小说，含有时间与性质两层涵义。时间，是指五四至建国那一历史时期；性质，是指主题与艺术形式。

相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五四以后的小说，有着截然不同于以往的特征。大体上说，就叙事方式而言，以性格小说取代了情节小说；以多元叙述模式取代了单一叙述模式；以西方短、中、长篇小说的体式取代了传统的章回、话本与笔记小说。尤为重要，是观念上的变革。五四时期的小说家们揭橥了「为人生」与「改良社会」的宗旨。在他们的笔下，主体形象不再是封建社会的上层人物，而是被压迫的农民、工人与知识份子了。这些，对于中国的传统小说，无疑都是天翻地覆，闻所未闻的。

这是纵向的断裂。横向比较，相对于西洋小说，五四以后的中国小说，本质上是移植。「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」。（郁达夫语）这一系统发展到二十世纪，流行为两支。一是现实主义，一是现代派，构成了二十世纪小说主潮。中国的现代小说主要地承袭了现实主义手法，并在短期内与世界文学接轨，成为世界文学的一支。

可惜，历史留给中国现代小说家的时间，过于短促，不过短短的三十个年轮，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这一时期的小说家们，对于西洋小说，更多的还是学习与借鉴，即使在成功小说的背后也往往笼罩着西洋的暗影。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小说的学习与实践，囿于国情，相对于现实主义流派，更见薄弱，举其成功者，在中国的现代小说中也只有新感觉派一支。对中国的小说传统，五四以后，小说家们采取的是决裂态度，将污水与婴儿一同泼掉，到了四十年代，方引起注意。但是，无论如何，中国的小说，在短暂的三十年里，毕竟现代化了，并且贡献出鲁迅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那样的小说大师，不仅丰富了中国也丰富了世界文学宝库，至今仍蓄孕着深厚的文学价值与社会再认识价值。有鉴于此，将这一时期的小说，汇编付梓，或不是无谓之举。

1992年，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决定出版《中国现代散文名家名作原版库》，我受其委托，选编了三十种，现在又受其委托，仍选编三十种。原则上一如其旧，一为名家，一为名作，这里就不啰嗦了。

需要申明的是，由于体例与字数的限制，入选的三十种，只选中、短篇小说，每位作家只选一种，这样，不可避免地会有遗珠之恨。倘有可能，我还是愿意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，至少再承担一次长篇的遴选。因为这样的工作，可以免去许多读者的翻检之劳。当然还有其他。比如，

我们现在选择干部，常说「开放型」，这一准则，对于小说，它的研究与创作，也完全适用。所谓开放，不单纯是横向，也应该是纵向。而且，在现、当代小说之间原本没有界

限，却人为地长期划了一道鸿沟，乃至在许多问题上重复劳动、数典忘祖，而又津津乐道，不知早已为前人所做，所云。当然，这些话，今天再说，早不新鲜。我之所以重复，无非是强调这个问题的重大，这或者要被讥为「菜刀不削自己的柄」。但无论怎样，新巨人总要站在老巨人肩上，才能更高一点。何况见贤思齐呢？

王彬

一九九三年七月十二日

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三日重写

冰心（1900—）原名谢婉莹，福建长乐人。生于福州。

冰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出而且至今唯一健在的著名作家。她早期的小说属于问题小说。具有社会性与哲理性。有的研究者认为冰心在《燕京大学季刊》第一卷第三期上发表的对话体小说《一个忧郁的青年》是她一系列问题小说的总纲。她的小说早期注重于社会问题，将热烈的时代气息与清浅的哲理思考相结合，而后逐步转向于心理问题，其核心是以「爱的哲学」作为疗治青年心理的药方。她这一时期的小说是清浅的，有一种微忧的抒情氛围。三十年代以后，冰心的小说创作转向了现实主义道路，呈现了另一种更为坚实的艺术风格，在语言上也由凄美变为简劲、诙谐。冰心的短篇小说集主要有《超人》、《去国》、《冬儿姑娘》、《关于女人》等。

《超人》初版于1923年5月，商务印书馆发行，是冰心心理问题小说的合编。作为书题的短篇《超人》是最能代表她这一时期创作的名篇。另外，收入此集中的首篇《笑》，曾被认为是新文学运动初期一篇具有典范意义的「美文」，说明在那一时代散文还没有完全独立，与小说的概念还是有些混淆，——如鲁迅《呐喊》中收录有今天看来类于散文的东西如《鸭的喜剧》。

书 目

- 一、鲁迅：《呐喊》
- 二、扬振声：《玉君》
- 三、李劫人：《好人家》
- 四、郭沫若：《塔》
- 五、许地山：《危巢坠简》
- 六、张资平：《不平衡的偶力》
- 七、叶绍钧：《线下》
- 八、郁达夫：《寒灰集》
- 九、茅盾：《春蚕》
- 十、王统照：《春雨之夜》
- 十一、郑振铎：《桂公塘》
- 十二、老舍：《月牙集》
- 十三、刘呐鸥：《都市风景线》

- 十四、冰 心：《超人》
十五、废 名：《竹林的故事》
十六、柔 石：《二月》
十七、丁 玲：《在黑暗中》
十八、沙 汀：《兽道》
十九、艾 芜：《南行记》
二十、巴 金：《发的故事》
二十一、施蛰存：《将军底头》
二十二、赵树理：《李有才板话》
二十三、张天翼：《速写三篇》
二十四、蹇先艾：《酒家》
二十五、徐 汙：《鬼恋》
二十六、吴组缃：《西柳集》
二十七、萧 红：《旷野的呼唤》
二十八、穆时英：《白金的女体塑像》
二十九、孙 犁：《荷花淀》
三十、张爱玲：《传奇》

目次

笑		一
超人		三
爱的实现		一一
最后的使者		一五
离家的一年		一九
烦闷		三三
疯人笔记		四五
遗书		五三
寂寞		七五
往事		八七

笑

雨声渐渐的住了，窗帘后隐隐的透进清光来。推开窗户一看，呀！凉云散了，树叶上的残滴，映着月儿，好似萤光千点，闪闪烁烁的动着。——真没想到苦雨孤灯之后，会有这么一幅清美的图画！

凭窗站了一会儿，微微的觉得凉意侵入，转过身来。忽然眼花缭乱，屋子里的别的东西，都隐在光云里；一片幽辉，只浸着墙上画中的安琪儿。——这白衣的安琪儿，抱着花儿，扬着翅儿，向我微微的笑。

「这笑容仿佛在哪里看见过似的，什么时候我曾……」我不知不觉的便坐在窗口下想，——默然的想。

严闭的心幕，慢慢的拉开了，涌出五年前的一个印象，——一条很长的古道。驴脚下的泥，兀自滑滑的，田沟里的水，潺潺的流着。近村的绿树，都笼在湿烟里。弓儿似的新月，挂在树梢。一边走着，似乎道旁有一个孩子，抱着一堆灿白的东西。驴儿过去了，无意中回头一看。——他抱着花儿，赤着脚儿，向我微微的笑。

「这笑容又仿佛是哪儿看见过似的！」我仍是想——默然的想。

又现出一重心幕来，也漫漫的拉开了，涌出十年的一个印象——茅檐下的雨水，一滴一滴的落到衣上来。土阶边的水泡儿，泛来泛去的乱转。门前的麦陇和葡萄架子，都濯得新黄嫩绿的，非常鲜丽。——一会儿好容易雨晴了，连忙走下坡儿去。迎头看见月儿从海面上来了。猛然记得有件东西忘下了，站住了，回过头来，这茅屋里的老妇人——她倚着门儿，抱着花儿，向着我微微的笑。

这同样微妙的神情，好似游丝一般，飘飘漾漾的合了拢来，绾在一起。

这时心下光明澄静，如登仙界，如归故乡。眼前浮现的三个笑容，一时融化在爱的调和里看不分明了——

超人

何彬是一个冷心肠的青年。从来没有人看见他和人有什么来往。他住的那一座大楼上，同居的人很多，他却都不理人家，也不和人家在一间食堂里吃饭，偶然出入遇见了，轻易也不招呼。邮差来的时候，许多青年欢喜跳跃着去接他们的信；何彬却永远得不着一封信。他除了每天局里办事，和同事们说几句公事上的话，以及房东程姥姥替他端饭的时候，也说几句照例的应酬话，此外就不开口了。

他不但是和人没有交际，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，他都不受；屋里连一朵花，一根草，都没有，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。书架上却堆满了书，他从局里低头独步的回来，关上门摘下帽子，便坐在书桌旁边，随手拿起一本书来，无意识的看着。偶然觉得疲倦了，也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；或是拉开帘幕望了一望，但不多一会儿，便又闭上了。

程姥姥总算是他另眼看待的一个人；她端进饭去，有时便站在一边，絮絮叨叨的和他说话，也问他为何这样孤零。她问上几十句，何彬偶然答应几句说，「世界是虚空的，人生是无意识的；人、人和人、和宇宙、和万物的聚合，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，上了台是父子母女，亲密的了不得，下了台，摘了假面具，便各自散了，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，笑一场也是

这么一回事，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，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……」程姥姥听着虽然不很明白，却也懂得一半，便笑道：「要这样活在世上有什么意思，死了，灭了，岂不更好，何必穿衣吃饭？」他微笑道：「这样岂不又太把自己和世界都看重了，不如行云流水似的，随他去就完了。」程姥姥还要往下说话，看见何彬面色冷然，低着头只管吃饭，也便不敢言语。

这一夜他忽然醒了。听得对面楼下凄惨的呻吟着，这痛苦的声音断断续续的在这沉寂的黑夜里只管颤动。他虽然毫不动心，却也搅得他一夜睡不着。月光如水，从窗纱外泻将进来。他想起了许多幼年的事情，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极力的想摒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，直到天明，才微微的合眼。

他听了三夜的呻吟，看了三夜的月，想了三夜的往事。——

眠食都失了次序，眼圈儿也黑了，脸色也惨白了。偶然照了照镜子，自己也微微的吃了一惊，他每天还是机械似的做他的事——然而在他空洞洞的脑子里，凭空添了一个深夜的病人。

第七天早起，他忽然问程姥姥对面楼下的病人是谁？程姥姥一面惊讶着，一面说：「那是厨房里跑街的孩子禄儿；那天上街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把腿摔坏了，自己买块膏药贴上了，还是不好，每夜呻吟的就是他。这孩子真可怜，今年才十二岁呢，素日家勤勤恳恳极

疼人的……」何彬自己只管穿衣戴帽，好像没有听见似的，自己走到门边。程姥姥也住了口，端起碗来，刚要出门。何彬慢慢的从袋里拿出一张钞票来，递给程姥姥说：「给那禄儿罢，叫他请大夫治一治。」说完了，头也不回，径自走了。——程姥姥一看那巨大的数目，不禁愕然，何先生也会动起慈悲念头来，这是破天荒的事情呵！她端着碗，站在门口，只管出神。

呻吟的声音，渐渐的轻了，月儿也渐渐的缺了。何彬还是朦朦胧胧的——慈爱的母亲，天上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……他的脑子累极了，竭力的想摈绝这些思想，无奈这些事只管奔凑了来。

过了几天，呻吟的声音住了，夜色依旧沉寂着，何彬依旧「至人无梦」的睡着。前几夜的思想，不过如同晓月的微光，照在冰山的峰尖上，一会儿就过去了。

程姥姥带着禄儿几次来叩他的门，要跟他道谢，他好像忘记了似的，冷冷的抬起头来看了一眼，又摇了摇头，仍去看他的书。禄儿仰着黑胖的脸，在门外张着，几乎要哭了出来。

这一天晚饭的时候，何彬告诉程姥姥说他要调到别的局里去了，后天早晨便要起身，请将房租饭钱都清算一下。程姥姥觉得很失意，这样清静的住客，是少有的，然而究竟留他不得，便连忙和他道喜。他略略的点了一点头，便回身去收拾他的书籍。

他觉得很疲倦，一会儿便睡下了。——忽然听得自己的门钮动了几下，接着又听见似乎有人用手推的样子。他不言不动，只静静的卧着。一会儿也便渺无声息。

第二天他自己又关着门忙了一天，程姥姥要帮助他，他也不肯，只说有事的时候再烦你。程姥姥下楼之后，他忽然想起一件事来，绳子忘了买了。慢慢的开了门。只见人影儿一闪，再看时，禄儿在对面门后藏着呢。他踌躇着四围看了一眼，一个仆人都没有。便唤道：「禄儿你替我买几根绳子来。」禄儿赵赵的走过来，欢天喜地的接了钱，如飞走下楼去。不一会儿，禄儿跑的通红的脸，喘息着走上来，一只手拿着绳子，一只手背在身后，微微露着一两点金黄色的星儿。他递过了绳子，仰着头似乎要说话，那只手也渐渐的回过来。何彬却不理睬，拿着绳子自己便进去了。

他忙着都收拾好了，握着手周围看了看，屋子空洞洞的——睡下的时候，他觉得热极了，便又起来，将窗户和门，都开了一缝，凉风来回的吹着。

「依旧热得很。脑筋似乎很杂乱，屋子似乎太空沉。——累了两天了，起居上自然有些反常。但是为何又想起深夜的病人。——慈爱的……不想，烦闷的很！」

微微的风，吹扬着他额前的短发，吹干了他头上的汗珠，也渐渐的将他扇进梦里去。

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几堆的黑影。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，慈爱的母亲，满天的繁星，院子里的花，不想，——烦闷……闷……

黑影漫上屋顶去什么都不看见了，时间一分一分的过去了。

风大了，那壁厢放起光明。繁星历乱的飞舞进来，星光中间缓缓地走进一个白衣的妇人，右手撩着裙子，左手按着额前。走近了，清香随将过来，渐渐的俯下身来看着，静穆

不动的看着，——目光里充满了爱。

神经一时都麻木了，起来罢，不能，这是摇篮里，呀！母亲，——慈爱的母亲。

母亲呵！我要起来坐在你的怀里，你抱我起来坐在你的怀里。

母亲呵！我们只是互相牵连，永远不互相遗弃。

渐渐的向后退了，目光仍旧充满了爱。模糊了。星落如雨，横飞着都聚到屋角的黑影上——

「母亲呵，别走，别走！……」

十几年来隐藏起来的爱的神情，又呈露在何彬的脸上，十几年来不见点滴的泪儿，也珍珠般散落了下來。

清香还在，白衣的人儿还在。微微的睁开眼，四面的白壁，一天的微光，屋角的几堆黑影上，送过清香来。——刚动了一动，忽然觉得有一个小人儿，蹑手蹑脚的走了出去，临到门口，还回过小脸儿来，望了一望，他是深夜的病人——是禄儿。

何彬竭力的坐起来，那边捆好了的书籍上面，放着一篮金黄色的花儿，他穿着单衣走了过去，花篮底下还压着一张纸，上面大字纵横，借着微光看时，上面是：

「我也不知道怎样可以报先生的恩德，我在先生门口看了几次，桌子上都没有摆着花儿。——这里有的是卖花的，不知道先生看见过没有；——这篮子里的花，我也不

知道是什么名字，是我自己种的，倒是香得很，我最爱它。我想先生也必是爱它，我早就要送给先生了，但是总没有机会，昨天听说先生要走了，所以赶紧送来。

我想先生一定是不要的。然而我有一个母亲，她因为爱我的缘故，也很感激先生。先生有母亲么？她也一定是爱先生的。这样我的母亲和先生的母亲是好朋友了。所以先生必要收母亲的朋友的儿子的东西。禄儿叩上——

何彬看完了，捧着花儿，回到床前，什么定力都尽了，不禁呜呜咽咽的痛哭起来。清香还在，母亲走了。——窗内窗外，互相辉映的，只有月光，星光，泪光。

早晨程姥姥进来的时候，只见何彬都穿着好了，帽儿戴得很低，背着脸站在窗前。程姥姥陪着问他用不用点心，他摇了摇头。——车也来了，箱子也都搬下去了。何彬泪痕满面，静默无声的谢了谢程姥姥，提着一篮的花儿，遂从此上车走了。

禄儿站在程姥姥的旁边，两个人的脸上，都堆着惊讶的颜色，看着车尘远了。程姥姥才回头对禄儿说：「你去把那间空屋子收拾收拾，再锁上门罢，钥匙在门上呢。」

屋里空洞洞的，床上却放着一张纸写着：

「小朋友禄儿：

我先要深深的向你谢罪，我的恩德，就是我的罪恶。你说你要报答我，我还不知